

乌蒙



江南

桑田／著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乌蒙



江南

桑田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乌蒙江南 / 桑田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5354-9566-2

I. ①乌… II. ①桑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2651 号

责任编辑: 何性松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蕴博设计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

1/32

印张: 7.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28千字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自序

这些文章写在 2006 年到 2016 年之间。光阴流转，岁月如梭，时间常常让心丧失说话的能力。面对人生的悲喜和无常，人总是无言以对，只好写着沉默的文字；而时光的洪流成日奔向远方，不留回旋的余地。

十年里，人生变动，心境也在变幻，写下的文字堆积成山，也不知如何处理，遂把相似风格的文字整理出来，形成一本同样基调的集子。

出书是对自己的一次总结，就仿佛自己也是一页书，翻过去，也就过去了。给心一个交代，以后都不愿意再翻回来，从此相忘于江海，不往，不来。

孤独的写作对抗着世事喧嚣：于无边荒野中，仰望着一轮明月；在声色犬马中，保留着一个世界。只待终有一日，独居深谷，看见明月从山崖里照出，那时，春光万里，坐忘山中。

最后，依照习惯，我把写序的权利留给读者，他们才是认真读过这些文字的人。

桑田

2016 年冬季

他 序

胡 蒙

我不知我算不算认识桑田。

久得其名，素未相交，妄言认识，大有借其自我标榜以抬门面之嫌。不认识吧，这个尖锐、张狂、富有野心笔耕不辍的女人，从《穿胸衣》伊始，她以文字飨我，已五六年之久。时而躁动，时而孤寂，伴过我一些时光。

桑田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，祖辈是当地私塾先生。自幼颇喜攻文的桑田，在乡下度过了她愉快的童年时光。之后开始辗转于学业理想，谋于稻粱，疲于奔命，她的笔调因此激烈辛辣，像昭通酱。物欲横流使这个社会人情凉薄，呼吸吐纳，每口空气都充斥着浮躁。与人相交，须说一些豪车豪房的浑话。你胆敢说文字，别人碍于情面不便开骂，那神态中却明显透着不屑。因此桑田“怀疑这污浊的空气”被“多少人的鼻子和肺强奸过”。

五六十年代，古龙学写小说，得以果腹。而我们这一辈，染指文字，必将不堪潦倒。文字和生活似乎格格不入。想用文字填饱一些人的灵魂，你就得咬着牙，忍着疼痛，在一条被人诟病漆黑如墨的路上独行。成为一个斗士，要准备好随时取掉自己的性命和被人取掉性命。桑田的决心，是山一样硬朗的文字，砸在地上，铿锵有声，拾起来，地上是一个天大的坑。这是昭通人身上匪气的印证。

便有路人甲乙丙，试图校正我们的人生轨迹，把自己未就的抱负强加于我们肩上，一切和他们意识相悖都是不可饶恕。因此蜕变是一个惨烈的过程。我们为自己的文字常常众叛亲离。一个人玩，生命大多数时候，就是这样，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。桑田一路鼻青脸肿地走，戾气渐消，阴郁颓靡的文风，在《乌蒙江南》里渐趋柔和。这是成长的必然。

沉溺文字，如吸烟酗酒，是一种病。昭通这片土地上，病入膏肓者居高不下。提笔一支，即入江湖。汉字堆积在这偏僻的国度，像一个又一个产下又被丢弃的孩子，任滇东北高原的烈风吹袭不断，生生不息。

这几年寄身昆明，逢人问我何来，昂首挺胸，直言不讳。生长在昭通这片土地，我并不卑怯，相反，我是如此自豪着。谁的故乡，都是半块肉心。乌蒙江南，她潜伏在我内心柔软处，不管悲伤快乐，我都会适时想她。她可以是门前那棵梨树，树下纳凉的母亲，母亲手里的鞋底……我们的爱，是“针尖上的蜂蜜，偏执狭隘”。但若是拿着放大镜看你，你又何尝不是千疮百孔？

不管算不算认识，祝福桑田。

目 录 / CONTENTS

第一辑

乌蒙江南 3

第二辑 浮生，浮生

浮生，浮生 31

第三辑 阳光在回来的路上

阳光在回来的路上 69

第四辑 小段杂文

鬼城 127

- 139 往南方走，去黑井
- 154 水之城
- 170 落花犹似坠楼人
- 180 围炉夜话
- 183 两日
- 198 南方
- 212 纳古，意识流下的三段流水账

第五辑 至于写作

- 221 至于写作

第一辑



乌蒙江南

风悲故园清淡月 难得薄幸家门巷 他乡登楼 只伤归
雁来时晚

月弄花间稀疏影 烟雨暗随光阴去 乌蒙江南 却说荆
钗曾消黯

——题记

一 流年

傍晚，朝着西沉的方向望过去，车水马龙之上，是难得的秋空，一片下滑的黄叶，就这样轻而易举俘获了贯穿一生的悲伤、迷幻、情欲和轮回，那是为了故乡，想要摆脱孤独却越是孤独的哀戚心境。

傍晚适合散步。找不到枯藤老树昏鸦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只有黄昏的云彩，可以感受故乡的安宁。

杰克·伦敦在《热爱生命》里写过晚霞：靠近地平线的太阳，像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。

白居易《暮立》里也写过：

黄昏独立佛堂前，满地槐花满树蝉。

大抵四时心总苦，就中肠断是秋天。

于是我开始想念我的故乡，故乡是扎在心里的一根芒刺，旁人看不见，却在你心里搅动不已，在每一个清晨，每一个黄昏，每一个日过三竿的时候，无意想起，又揪着心。

异乡的黄昏，适合读书，读托马斯·沃尔夫《无处还乡》。

夜里，云南省第一届新剧目展演，我坐在第一排，可以闻到鲜花辛辣的味道，浓烈刺鼻，直捣感官，让人的情绪来不及反应，已经眼泪汹涌，仰头，巨大的舞台黑压压地压抑下来，像天幕在晚霞过后，终于寻找到狂野的理由，放肆的风狠狠钻进来，通凉的剧场人群熙攘，空气也逐渐变得有温度，让人开始怀疑空气的透明度，怀疑这污浊的空气中，被多少人的鼻子和肺强奸过，仰头，依旧是厚厚的鲜花味道，只需张口，就能怀疑鲜花的油腻会滴在嘴里。

第一次听到了交响版的《小河淌水》，有中阮作为主旋律的协奏曲，那个独唱的胖女人肚腩外露，中气十足，像是蒸得过头的花卷，她穿着黑色丝袜；有敲象脚鼓的男人，头上扎着红布匹，身体左右摇晃的时候，肚子上就甩着肥肉；有年轻的男人，穿着白色中山服，胸前绣上一条金龙；有身穿藏袍的精瘦男人，

头上顶着动物皮毛做成的帽子，他有一个好听的藏族名字，叫做格桑顿珠；有全身布满人鱼鱼鳞的年轻女人披着红纱，如刮去皮的死鱼冒着血珠，她一头清汤挂面，追光灯打在她的身上，整个剧场仿若星空，梦幻神秘，长长的棕色头发摆荡着，如水中鱼鳍，风中樱花，她的手臂上有种痘的标记。一支曲子换了很多种乐器，台下的人们承受着她从普通话到方言演唱的变换，幕布上有银色的祥云，金色镶边，傣族男女打扮的人，一个吹着葫芦丝，一个弹着丁琴，而我期待的，是海菜腔。

有一支曲子，叫做《金色的晚秋》，亦是民族管弦乐团多人表演，满台人头鹅黄嫩绿，无人演唱的纯音乐，心开始躁动起来。我看见了背景灯笼状的投影上，有一张画面，收割过的麦茬在地里，阳光从远山洒落过来，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片金黄的色泽，像极了我的故乡。曲风淳朴，如一个牧羊的老人，在秋天的田野中，望着远处的羊群，正在弹奏着随身携带的乐器。天空变得明朗，空气变得清朗，剧场里，似有水声流过，一汪山泉淙淙作响，你的眼中碧波清凉。

我的故乡，乌蒙江南，原野，稻穗，青天，白云，草坡，竹笋，菜青虫，土屋，黄狗，羊群，粪草堆，浓烈的阳光河水澄鲜，雨后泥土厚重的气息掩盖着落日昏暮带来的沉重，以及一切由故乡所衍生出来的感情。脑袋里都是儿时的场景，一个孩子走在故乡的小路上，身后拉着一个老人的拐杖，那个人是我失明的奶奶。有时候，一个人漫步在郊野，让阳光灼烧在皮肤上，仰头，如天地间快活的傻孩子；有时候，低头，像哲人一样深思。

乡愁是一部只有简单功能的手机，不花哨也没有好看的外显，只是那一头，总有着无穷尽的无法割舍的思念，血液的源头在那里，浓烈如酒，新鲜如血，一生一世不会干涸，终有一日，随你化作泥土，重新繁衍下一轮的生息。在这段曲子里，心情永远激荡着，即便到了一曲终了，还未曾从记忆中消退出来。

于音乐而言，技艺和手法都已经不太高明，甚至表演者的服饰和对于作品的炒作，到了某种程度，都已不必要去刻意夸张。褪去铅华，关注内心，确是一种质朴的归途。有人的性情，有真实的情感，在记忆之门里，听着潺潺的水声，佛音清唱，莲花飞舞，天地间，只有静穆的灵魂，和永不歇脚的征途。

接下来一些市级的演出，均是杂技歌舞，天下太平，技艺新奇而衣裳华美，灯光闪耀着，叫人迷乱，感官接受着冲击，没有心灵的共振，只是简单欣赏，如一个旁观者，如尘世之外死去的人，安静关注这世间一切悲苦离合。

昭通的演出则饱含了太多底蕴，没有山歌和杂技，亦是没有新奇，只取材二战时候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，宣传册墨绿色的封面是耶稣受难图，这个苦难青年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自我的死亡来拯救，下面是两行文字：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六十五周年，谨以此剧献给战争中的蒙难者。

故事的开始，纳粹军官穿着黑色的长筒皮靴上场，囚犯站在

士兵的枪口下。战争让人产生恐惧，这样的恐惧只能用恐惧来作为发泄，军官变态地折磨着囚徒，舞台上斑驳的血墙，刑具，昏黄的灯光，黑衣神父胸前挂着十字架，手里捧着一本《圣经》，面对死亡和杀戮，他怀疑着上帝的存在，又感到无能为力，于是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他人的安稳，决绝地走向了绞刑架，以一种英雄或者圣徒的姿态。风云际会中，有着救世的情怀以及圣徒的光辉，于此探讨战争、人性、生存、杀戮和信仰。

这应该是这次展演中，最具有文化底蕴的演出，昭通人血性彪悍，不喜欢粉饰太平，演出的过程里，整个剧场安静无声，有年轻的女人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。演出结束，观众起身，出门时听见有人谈论讲：这是昭通人身上匪气的印证。

我坐在空荡的会场里，一支烟在我的手指中央烧了又灭。

二 婉转

四年前，读书的时代，写过一篇文章：

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会想些什么？又一次高烧，两只手的手背被针扎得青紫一片，吐了几天，晕乎乎又心中发凉，走路不稳随时眼前一片黑亮，将电脑抱上床，去家乡论坛上，看了许多照片，老街晨雾，一方故土，音容笑面，风吹云移，险山丽水，一切宛在。

浮云游子意，许巍一曲《故乡》听得我泪流满面。

突然想起儿时生病，整整几天没有出过门，我穿得奇厚，像一只笨重的小企鹅，一旦摔跤，便不能独自起身。夜晚外婆抱着我坐在火塘边唱歌给我听：

虫儿飞飞

飞到婆婆家园园

鸽鸽下个蛋蛋

给妹妹做早饭

每当外婆唱到结束，总会用手指挠我痒痒，我不笑，外婆说狗儿笑一个给外婆看，我笑了。

睡觉的时候，外婆自己编着歌唱给我听：

小狗儿小狗儿

小母鸡进窝窝咯小鸭子回家家咯

我的小狗儿要睡觉觉咯要睡觉觉咯

火塘温暖，烟雾缭绕，空气里逸散着浓浓的草药味道，外公坐在火塘边的草墩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外婆一边唱歌，一边用锉子一般的手心捏着我冰冷的小脚让我取暖，她松弛而柔软的嘴唇亲吻着我的额头，听着听着我渐渐安睡去。

昨天夜里梦见了自已拖着行李走在回乡的路上，挑水巷雨后的青石板，映衬着铁匠铺里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和四溅的火花；走

过苏家院的集市，看见乡下赶场上泥泞中穿青色长衫的老人，那些老实巴交偶尔狡猾的卖菜农民，顺着羊肠小道，乡村之路，带我回家；我的脚步是如此轻快，带着秋千架上的心情，越过篱笆，越过羊群，走向故乡的老屋；屋前的苹果树依旧孤独，屋后的野花嫣然一笑，我拥抱住属于我的土地，抓一把黄泥，亲吻它深深的泥土气息。

梦见住在自己的土房子里，土房子的屋檐下挂满了红辣椒和包谷串，农忙人用打桶在地里泼菜，和着山歌，混合成了自然天成的田园交响曲。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比故乡的话来得更鲜活，像昭通的酒，无论烧刀子还是女儿红都不能成功诠释，只有土生的葡泉二曲配上绿豆糕独有的气息能解释。

都说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，乡愁是展不开的眉头，捱不完的更漏，总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不请自来，蔓延成青色的记忆，身体无论包裹多少层被子，都觉得寒冷。

外面的人都说故乡民风强悍，可粗糙的自然如此，民风不强悍，如何能生存得下去？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其优势有其劣根，人性中有如许多姿的色彩，无限放大这些政治犯和军人的后裔的不足，自然是一无是处，若是拿着放大镜看你，你又何尝不是千疮百孔？

记得儿时放学走在乡间小路上，找一个小石头，一路踢回家；爬在田埂上找甜草根吃，听树林里小鸟吵嘴，找根棍子追着村里的狗打；回家就背着背篓去河边割草喂羊，周末去地里拔包